

羽陸聖茶

樸初



程學開 許公炳 著

(电视脚本)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(04)号

茶圣陆羽

程学开 许公炳著

责任编辑：欧子布
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（合肥市金寨路381号）

邮政编码：230063

印刷：安徽大学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.25 插页：2 字数：10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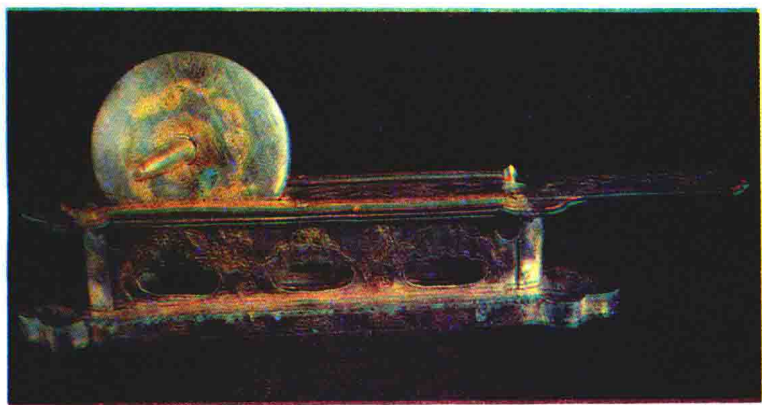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：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50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6—1248—7/I·1148

定价：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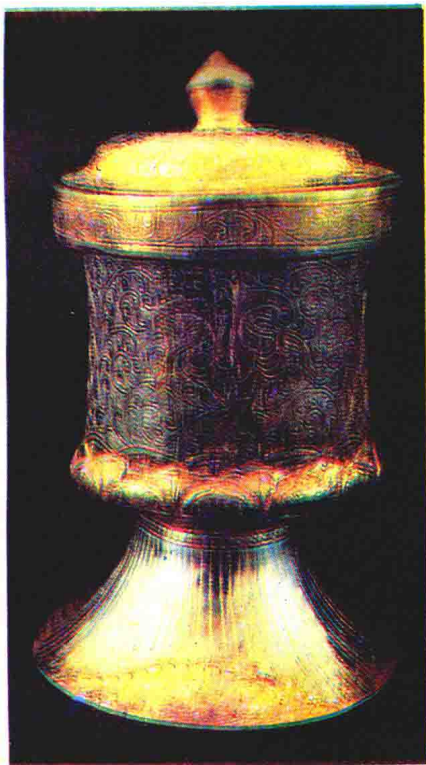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

鎏金壶门座茶碾子,供碾团茶用。



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,供生火煮茶用。



鎏金伎东纹调达子,供调茶和饮茶用。



剧照之一

剧照之二





剧照之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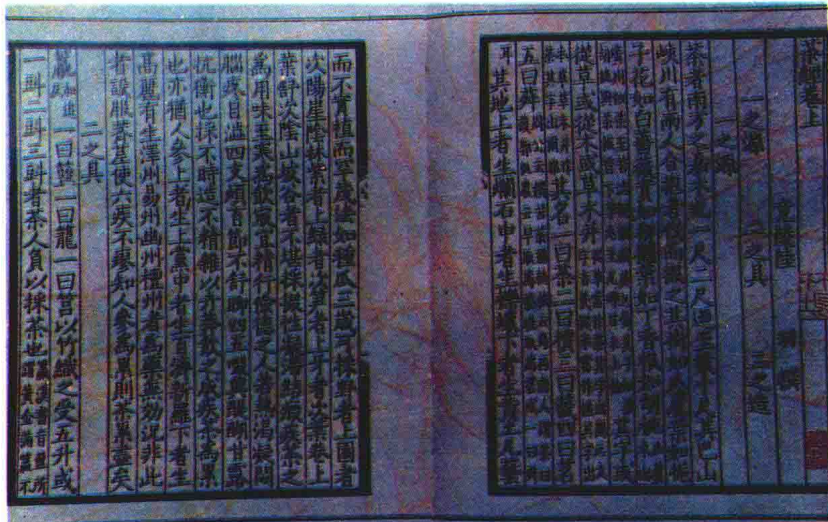
剧照之四



云南勐海县野生大茶树
 树高32.1米，胸径1.03米，
 树龄1700年以上，现仍枝
 叶繁茂，长势喜人。



《茶经》



序

我国是茶叶的故乡。我国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。但是，在陆羽之前，还没有人全面总结过茶事。陆羽用毕生的精力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茶叶的著作——《茶经》。

《茶圣陆羽》是第一部用文学手法将人们崇敬的“茶神”搬上屏幕的赏心之作。这个四集电视连续剧是献给新中国建国四十周年的一份礼物。它在中央电视台及全国各省、市电视台播映之后，曾经感动了亿万观众并于1990年获华东优秀电视剧“银燕奖”中的最佳奖。

程学开、许公炳是长期合作的亲密伙伴。除了电视剧，他们在话剧、戏曲等创作上也成果颇丰，其中七场现代戏《将进酒》曾荣获华东地区首届“田汉戏剧奖”剧本创作二等奖。

因与“茶”字结缘，我在读识陆羽的同时，也结识了程学开、许公炳，有机会读了影视文学剧本《茶圣陆羽》。

《茶圣陆羽》从公元733年（唐玄宗开元21年）到公元804年（唐德宗贞元20年），漫漫七十余年，写了陆羽充满传奇、坎坷，为撰写《茶经》含辛茹苦、矢志不渝、呕心沥血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一生。它是陆羽的个人史，也是唐王朝“安史之乱”前后的一部断代史。我们随着陆羽走进那一边歌舞、一边哭号的斑斓岁月，同时也随着陆羽走进佛门禅院，听几

声晨钟暮鼓；我们又随着陆羽踏遍黄山、庐山、武夷、峨眉、雁荡、天目、神农架及扬子、洞庭、太湖等名山胜水，获得了茶的产地分布之广及种茶、采茶、制茶、饮茶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有趣之事。

因为“茶圣”，我们又接触了“酒仙”，重睹了李白、刘长卿、张志和、释皎然、薛涛、颜真卿、吴道子等一代诗圣、书圣、画圣的风采。由此更知，饮茶与饮酒、歌舞、诗词、书法、绘画等艺术不无关连。

愿茶文化的宣传，在我辈的手上得以更大的推进！

王根鑫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

序 幕

字幕：公元七三三年（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）。

复州竟陵（今湖北天门县）西湖雁桥旁。老树枯藤，新叶竞发。一株紫藤花垂映在水中——天更高，景更幽，花更鲜。

倒影里，露出婴孩的一张脸。

婴孩睡在襁褓中。一只黄蝴蝶在他的脸旁盘旋飞舞；婴孩在睡梦里发出甜蜜的一笑。

白云深处的钟声传来——龙盖寺在雾蒙蒙、绿茸茸的山间露出一角红墙灰顶。

山路旁斜立着一块“君子”等字残石汉碑。颜真卿如获至宝地看着“君子”等字，出神地用食指在空中“临帖”。

刘长卿和皎然轻步来到颜的身后。刘长卿准备招呼颜真卿，皎然示意他不要惊动。

颜真卿边“临”边语：“呵——用笔流动，气度宽博——好字！好字！”

刘与皎然相视一笑。

刘长卿：“清臣兄——不是听说你在下功夫临王羲之等人的‘南派’碑帖么？怎么对这块残石也这样入迷？”

颜真卿：“哈哈！怪不得人家说你刘长卿只会写五言诗。

常言道，书法五要：观、临、养、悟、创——‘观’是首，‘创’是终；融会百家才能独创一格呀！——这是一块汉刻……”

刘长卿：“好了，好了。老兄，你看谁来了？”

皎然上前打拱：“清臣兄！”

颜真卿：“啊哟哟，这不是谢清昼么？”

刘长卿：“他现在叫释皎然——出尘脱俗了！”

颜真卿笑着：“当和尚了？哈哈，怪不得人家说现今的和尚道士多——连你老弟也‘阿弥陀佛’起来了。”

皎然：“我当和尚不为念经，只为吟诗。”

颜真卿：“妙哉！妙哉！呃，你们听——”

远处传来宏亮的吟诗声：“渡远荆门外，来从楚国游。
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……”

皎然：“这是谁在吟唱？”

刘长卿：“可能是李白。”

颜真卿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刘长卿：“此语非李白不能道！”

李白飘然而至。

颜、刘、皎然眼睛一亮。

刘长卿急步上前打拱：“恕我冒昧——敢问先生莫非是青莲居士李太白么？”

李白：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。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李白？”

皎然：“适才听先生吟诗，长卿兄就猜定是你。”

李白惊喜地上前抓住刘长卿双手：“你就是那个号称‘五言长城’的文房先生？！”

刘长卿赧然地点点头，紧接，点指介绍：“这是颜真卿，这是释皎然。”

李白：“闻名久矣！陶铸万家，隐括众长，立志创大唐书法之新风的颜真卿！还有你（指皎然）貌逸神王，杳不可羁，又当和尚又写诗的谢清昼！才出荆门，就遇到你们三位，李白真幸运也！——此地还有谁？”

颜真卿：“还有吴道子——他正在寺里画画。”

吴道子在寺里画《送子天王图》。

李白：“东京阳翟的吴道玄也在这里？！天呐，谁把你们都请了来？”

刘长卿：“出游相逢，这龙盖寺的智积大师高低要请我们留寺品茶。”

颜真卿笑问李白：“太白仙人斗酒诗百篇，不知对品茶可有兴趣？”

李白：“有！有！我这就去拜会智积大师。”

皎然遥指：“他上凤鸣泉提水去了。”

刘长卿：“是呀，智积大师怎么还没回来？”

智积禅师提着一只水葫芦走在雁桥旁。他身后的小和尚定慧提着两个水葫芦。

陡然，桥下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

智积与定慧惊愕对视。

襁褓中的婴孩在张着嘴哭。

智积急忙将手上的葫芦交给定慧，匆匆朝哭声奔去。

婴孩闭着眼、张着嘴，哭得更凶。

智积见景惊骇！

定慧赶来：“师傅，怕是人家养不活，丢在这里的……”

智积双手合十：“罪过！罪过”说着，俯身抱起了襁褓

.....

婴孩睁着一对挂泪的眼，张开嘴笑了。

笑声哄然四起。

禅房里。李白、颜真卿、吴道子、刘长卿、皎然，执着茶盅开怀大笑。

智积抱着襁褓喜望着，兴奋地在婴孩的小脸蛋上亲了一下。

颜真卿：“智积大师，恭喜你今天得了义子，这龙盖寺的香火以后就更旺了！”

吴道子：“我画《送子天王图》，小释迦的脸型正愁没法画，你看（指婴孩），他这相貌就好！”

智积：“呃，慢着，他还没个名字呢，总不能老叫这‘孩子’、这‘小和尚’呀？太白仙人，你给他取个名字吧！”

李白：“我？不行，不行，我宁可写十首诗，也不愿取一个名字。取名字难呢！”

皎然：“我看不如用《易经》占卜，用卦取名。”

众人：“好！”

禅堂。

堂案上，台烛高烧，香烟缭绕；烟气中，依稀可辨联语是：“禅心澄水月 法鼓聚鱼龙”。

智积面朝正殿，盘膝端坐在蒲团上，他闭目敲着木鱼，嘴里念念有词；待他睁目时，他面前小香炉里的三炷香正好燃尽。

智积起身，走向堂案。

案面上，有无数枚相同的竹牌，早已排成一个“人”字图形。

一只手从“人”字两边各取了一枚竹牌。

智积翻转手上的两枚竹牌；久已伫候在一旁的李白、吴道子、刘长卿、颜真卿、皎然一起围过来看。

两枚竹牌上分别显出“蹇”和“渐”两个字。

李白近身取过“蹇”字牌，未等皎然打开《易经》，即说：“‘蹇’——跛也，慢也，口吃。不好，不好！”

刘长卿取过另一竹牌：“看看‘渐’卦。”

皎然急翻《易经》，寻到。

特写：指头点指着“渐”卦九卦辞；同时响起皎然语音：“‘鸿渐’于陆，其羽可以为仪。”

吴道子：“‘鸿渐’是一种水鸟，它的羽毛可以为仪——好，好！”

智积：“我看，就姓‘陆’，叫‘羽’，字‘鸿渐’——可好？”

李白喝彩：“好！好！就叫陆羽！”

推出片名——茶圣陆羽

第一章

“静虑”禅房里。

墙上挂着吴道子的《送子天王图》。

智积禅师坐禅之后显然有些累。他闭着双目，用两手的拇指背在头额上左右横推，借以提神解乏。

定慧怯怯地端着一个茶盘，上面摆着一杯盖盅茶，脚步轻轻地走进门来。他立在智积身侧，踌躇好一会，才细声地：“师父……”恭敬地将茶盘端在智积面前。

智积虽在瞑目中，动作却很熟稔地取过茶盅，并将揭下的盅盖放回盘内。但他刚呷了一口，蓦地，睁开眼，见茶汤，不觉眉头蹙起。他抬脸，用目光严厉地盯问定慧。

定慧吓了一跪：“师父，这茶是我煮的……”

智积：“陆羽呢？”

定慧怯声地：“他……跑了！”

智积猛地一怔。茶盅掉下——

“咣啷”一声，茶盅粉碎在石砖地上。

智积匆匆地奔出禅房。

定慧紧紧尾随。

他们穿过长廊。

他们穿过大雄宝殿。

他们飞快地下着石矶。

他们疾速地行过雁桥。

他们拚命地爬着陡坡。

他们立在坡顶的“悦心亭”上，极目鸟瞰——
山下，平川漠漠，小道弯弯，村舍点点……

智积踮脚眺望、身子前倾，刚喊了声“陆——羽——”，
喉头发哽，不能再言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定慧见况情急，两手拢在嘴前，对着四周大声呼喊：
“陆——羽——！陆——羽——！”

回音荡荡……

陆羽回过头——他似乎听到了什么。

茶山上，几个村姑在采茶。她们婉然纤秀，边采边唱

竹叶青，柳叶长，
茶叶尖尖泛鹅黄。
采呀采呀采金芽，
采呀采呀采春光……

陆羽听入了神，看入了神——

茶芽上闪着点点露珠。

智积在寺后的茶山上教陆羽采茶。

他指着一株五芽茶尖说：“喏，有三枝、四枝、五枝者，
选其中颖拔者采……”

陆羽天真地点点头，抿着嘴，咬着下唇，踮起脚，伸手
采下了最长的那片叶芽。

天下起了蒙蒙细雨。

智积赶忙将陆羽揽入怀里：“下雨了，快回去！”

陆羽：“我不怕雨淋！”

智积：“不，采茶，日有雨不采，晴有云不采；要晴日采，凌露采……”

一阵密雨点洒下来。陆羽颈脖一缩，“好冷！”

智积连忙扯起袈裟为他遮雨：“瞧，刚才还嘴硬呢！”

陆羽偎在智积怀里，“吃吃吃”地笑……

两个采茶姑娘望着发呆的陆羽在“吃吃吃”地窃笑。

陆羽被笑声惊醒。他瞪着眼睛对小姑娘看。

穿红衣的姑娘带笑带恼地用手指在脸上闪划：“小和尚，没羞！没羞！”

陆羽又好气又好笑，他撅撅嘴，耸耸鼻子，接着双目一闭，两手合十，怪模怪样地念道：“阿弥陀佛——”

大雄宝殿。

陆羽在怪模怪样地念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……”

定慧见他那模样，捂着嘴，偷偷地笑。

智积捧着念珠，狠狠地瞪了定慧一眼。接着闭目念道：“云何念？谓于惯习事，心不忘失，明记为性。惯习事者，谓曾所习行。与不散乱所以为业……其心正直，得如来义，得如来正法，于如来所得随喜心，随喜心已欢悦，欢悦已身猗息，身猗息已觉受乐，觉受乐已其心定，心定已，……入法流水，乃至涅槃。”

陆羽眼睁睁地听完这道训词，眨巴眨巴眼睛，说：“师

父，你叫我要日念佛号七万声、十万声，我才念了八千九百声，嘴巴就干得冒烟，想喝茶呢……”

智积不语，吮了吮干燥的嘴唇。

智积坐在路亭上吮了吮嘴唇。

定慧：“师父，你渴了吧？”

智积不语，两眼漠然地望着远方，眼里闪着泪花。

“师父，你渴了吧？！”陆羽望着冒白气的茶炊具。

智积：“不忙，不忙。”他掀开炊盖，水鼓起鱼目般的水泡。

智积指给陆羽看：“水有三沸——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；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；腾波鼓浪为三沸……”

炊中水涌泉连珠……

一眼涌泉。

泉水里映出陆羽的头脸。

因为走得热，陆羽早已把袈裟脱下，斜系在腰膀间。他光着膀子用两手招水洗脸。洗过之后，又趴下身来，嘴巴就着水面，大口大口地喝……

一药农喊：“喂——小师傅，当心受凉——这泉水不能多喝的。”

陆羽抬起头，抹掉嘴角边的水珠，新奇注目……

云山茫茫，烟树苍苍，峰峦奇伟，险峻万状。

陆羽立起身来，“请问老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样美！”

药农：“哈哈！你真是有眼不识神农架！”